

别扭的声音



别扭的声音

朱又可 著



《南方周末》资深文化记者近年来大量人物访谈的精选结集——

横跨了全球文化地理版图，对晤东西方学术与思想重镇，从哈佛校园到瑞典学院，从共产主义运动到娱乐前沿，从诗人、国王到宗教领袖，他们真是跨界和遥远得可以；他们虽然都处于文化中心，但视角都具有旷远的边缘自觉；他们挺拔着“别扭”的长势，“别扭”与暂时的周边环境构成紧张，但与亘古的大道呼应共鸣；别扭不是乖张，不是忸怩，而是一种质地、力度和角度，是一份真挚、爱情、信心与盼望，在和谐的社会，发出执拗的声音……

们的名字本身散发着信息：索因卡、哈金、北岛、张炜、莫言、铁凝、杨争光；江平、资中筠、易中天、贺卫方、章诒和、胡德平、高放；叶永青、张大力；周立波；韦斯特伯格、埃斯普马克、恩道尔、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茨斯雷特兄

韦斯特

恩道尔

莫言

卡尔十六世

索因卡

哈金

张炜

铁凝

北岛

傅高义

柯伟林

胡德平

黄宗良

高放

王建民

资中筠

易中天

江平

贺卫方

章诒和

叶永青

张大力

周立波

彼得·阿内特

杨争光

马家辉

别扭的声音

朱又可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扭的声音 / 朱又可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10

(口述史)

ISBN 978-7-5060-6991-5

I. ①别… II. ①朱… III. ①人物—访问记—世界—现代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8586 号

别扭的声音

(BIENIU DE SHENGYIN)

作 者: 朱又可

责任编辑: 姬 利 卫 星 王丽娜

书籍设计: 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5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991-5

定 价: 49.80 元

发行电话: (010)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丁电话: (010) 65210012

目录

诺贝尔文学奖

埃斯普马克

*

韦斯特伯格

*

恩道尔

*

莫言

*

卡尔十六世

这 18 张椅子，决定着诺贝尔文学奖 2

“诺贝尔奖标准有很多变化” 23

专访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

文学奖避免“国籍分配” 30

专访瑞典学院前常务秘书、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秘书

恩道尔

“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 33

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回应质疑

莫言这一周 42

“我不喜欢‘权力’这个词” 47

专访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卡尔十六世其人 54



作家

索因卡

*

哈金

*

张炜

*

铁凝

*

北岛

“记忆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60

专访 198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

“让头发自然生长，就成我这样了” 66

沃勒·索因卡中国行

“写完南京，我的一块心病了结了” 70

哈金专访

“国家应该是一座普通的房子” 87

哈金的故事

怎样创造出无愧于伟大作品的时代？ 94

作家张炜谈“大物”和“大言”

人人都相信蒲松龄的故事是真的 103

张炜 22 年东部半岛行走见闻

造机器·建书院·盖影院·编词典 115

张炜的非写作生活

一个人绝望过后的曲折故事 122

张炜和十卷本小说《你在高原》

“文学发出的可能是别扭的、保守的声音” 128

专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

不把奖给“铁主席”才显得操作 139

实名制下的首届郁达夫小说奖

北岛：只有诗歌，才能让我们的舌头得救 143

法官、社长、专员？ 148

他们更想做诗人

哈佛与中国

傅高义

*

柯伟林

“要公平地看待他的贡献和强硬” 156

傅高义·广东·邓小平

“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 162

专访《邓小平》作者傅高义

在哈佛谈“辛亥” 171

“中国到了稳定改革的时候” 176

专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

社会主义

胡德平

*

黄宗良

*

高放

*

王建民

“最有意义也最有问题的 30 年” 184

胡德平谈“改革”

“民众追求的就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189

专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黄宗良

中国模式是一个混合模式 199

高放谈“社会主义五百年”

“社会主义不应画地为牢” 206

一桩停招科学社会主义博士生的案例



学者

资中筠

*

易中天

*

江平

*

贺卫方

*

章诒和

“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再启蒙？” 216

专访资中筠

“我本来就是流氓一个” 226

易中天交代流窜路线图

易中天有话说 239

老人与法 250

江平和他的《沉浮与枯荣》

大国崛起靠经济，但长久维持靠法律 255

专访江平

当世界只剩下一个人，就没法拳击了 261

专访贺卫方

章诒和贺卫方四手联弹 272

艺术

叶永青

*

张大力

叶永青，画个鸟 280

中国当代艺术站起来了，但还不会走 288

专访叶永青

涂不上墙的和 P.S. 不掉的 291

专访张大力

娱乐

周立波

这个民族幽默了，就有希望了 230

专访周立波

立波近景秀 307

记者

彼得·阿内特

与本·拉登面对面 100 分钟 312

听美国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讲故事

教育

杨争光

*

安伯格

我们的精神内质跟月亮太阳一样，没变 318

专访杨争光

“中国的孩子是最辛苦的人” 323

作家杨争光的教育“调查”

中国、美国都在“教改” 329

“在英国我从没听说过校长贪污” 334

专访英国皇家督导安伯格

诺贝尔文学奖

埃斯普马克

韦斯特伯格

恩道尔

莫言

卡尔十六世



这 18 张椅子，决定着诺贝尔文学奖



2012 年 12 月 13 日，前常任秘书赫拉斯·恩道尔打开瑞典学院会议室的大门，指给记者看的是，业已布置停当的每年一度瑞典学院 12 月 20 日建院纪念日的会场。

会议室的北头摆了八个王室坐席，那是 18 世纪的椅子，国王、王后及诸王子和公主届时会在那些专座里入座。

中庭摆着长桌子，周围是 18 张御赐的带编号的院士椅，这些椅子每年只会在这一天使用。中庭的另三面是观众席，观众包括政府官员、大主教、瑞典文化机构的负责人以及一些普通观众，每位院士都可以邀请亲属和朋友参加仪式，总共有四十多人。

在学术界的活动中，惯常的情形是只有颁奖人和获奖人才穿燕尾服，但在 12 月 20 日这天，甚至所有观众都要穿着燕尾服。从 1786 年至今，这项仪式从未做过任何改变，这项规定也写在了古斯塔夫三世国王亲自制定的瑞典学院章程的序言中。这也是唯一一项有国王和王后参加、允许有人在国王和王后之后入场的仪式。国王和王后入场时，其他人起立致敬，国王和王后也站立等候，然后才是学院评审团入场。退场的时候也是一样，院士们在国王之前离场，然后是国王，最后是其他人。通过这个举动，国王想表示他对这个组织的看重。

“对我们来说，瑞典学院受到如此厚待，这非常重要。”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作为前瑞典学院的掌门人，赫拉斯·恩道尔坐的是古斯塔夫三世的宠臣阿姆菲尔特将军坐过的第17号椅子。

他从会议室搬来了17号椅子，罗马字母在椅背上，是传家宝。这个椅子可以移动，但常任秘书办公室的椅子不可移动，那张椅子对着敞开着的门。

按规定常任秘书需在70岁卸任。这是建立者古斯塔夫三世的设计，18世纪80年代建院之时，瑞典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而院士们有些活到六十多岁，有些35岁就英年早逝。在学院里，唯一需要限制的是领导人常任秘书的年龄，原则上，他必须在70岁退休。

但历史上至少有两任被允许留任：第14号椅的佩尔·哈斯特龙（1866—1960）和第13号椅的安德斯·厄斯特林（1884—1981），他们担任常任秘书职务一直到70岁以上。

厄斯特林是瑞典最早的诗人之一，也是他大力引进了外国文学。二战后，他主导的瑞典学院把诺奖颁发给了诸多文豪：黑塞、艾略特、纪德、海明威、福克纳、莫里亚克和加缪——因而提升了诺贝尔奖的威望。但在过去的40年里没有这样的耆老了。

如果按照常规，恩道尔算是自1786年瑞典学院建院以来的第12任常任秘书，但如果算上19世纪那些短暂担任了常任秘书的人，那么他是第17任。

大约在1900年，学院内存在许多分歧，因为常任秘书采用一种独裁式的管理方法。它还是“封建的组织”，1796年国王颁布的法令规定学院院士“必须得保守，不能太激进”。而现在，每一个人都是“为学院服务”，常任秘书所要做的就是将院士们组织起来，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力。

“常任秘书的重要职责只发生在当两位候选人的票数相同的时候，如果院士们没有办法决定，那么常任秘书可以作出选择；同时他是我们对外的发言人。”恩道尔告诉记者。

恩道尔出生于1948年年底，1997年被提名为瑞典学院院士，从1999年开始担任常任秘书，2009年他61岁那年自愿卸任。现任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说，恩道尔61岁提前退休是因为“一开始就说只当十年秘书”。

退休后恩道尔将精力放在写作和学术工作上。他仍然是五个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的一员，这份工作也占用他一些时间。

恩道尔曾是一段时期内瑞典最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他还在1992年出版过一本英文版的舞蹈评论专著《瑞典芭蕾和舞蹈》。

恩道尔的画像也挂在常任秘书办公室的墙上，和前任斯图·阿伦的画像并列在一起，就在新的常任秘书恩格隆的办公桌的上方。阿伦坐第3号椅，现在仍是瑞典学院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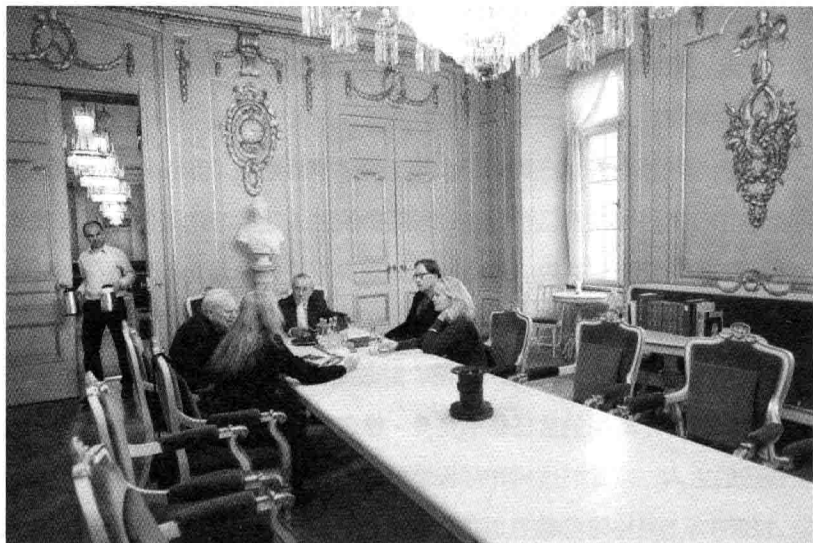
瑞典学院第一任常任秘书尼尔斯·冯·罗森斯坦（在任年份1786—1824）的像也挂在常任秘书室，他是11号椅子的主人，因帮助瑞典学院在战乱年代生存下来的功绩受到尊敬。恩格隆认为瑞典学院迄今为止非常重要的一位常任秘书是1834年至1868年任职，坐12号椅子的伯纳德·比斯科沃：“他在关键阶段巩固了瑞典学院，无论从组织、财政还是内部状况上。”而开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第一个时期的常任秘书是曼·维尔森，从1879年到1912年他是第8张椅子的主人，以专制作风和刻板地解释“理想主义”原则著称。

2009年，恩格隆接替恩道尔当选第13任或18任常任秘书，他的椅子号码是10。虽然瑞典学院的主要兴趣领域是语言学和文学，但通常至少有一位历史学家。2002年，恩格隆就是以历史学家和作家的身份继承历史学家艾立克·冷罗斯而当选院士的。

拿恩格隆的说法，常任秘书是“学院的领导和CEO”，这位新主人把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摆在CEO的办公桌上。2012年12月7日晚，他按理应该主持文学奖得主莫言的“诺贝尔演讲”《讲故事的人》，但因为妻子恰好在前一天生孩子，未能到场。

作为历史学家，恩格隆业已变成一个“检察官”——对于那些过度被简化的当代历史事件来说。“这个世界同样是用琐事来展现的，我们太习惯去看那些宏大事件，以至于让琐事和细节都消失了。”恩格隆在2003年出版的《沉默的历史及其他》中这样阐释他的“小历史”观。

在过去的20年，恩格隆一直在关注着四场战争：1991年的克罗地亚战争，1992年的波斯尼亚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而最新的书是2008年出版的，“常任秘书是全职，不可能干自己的事了”。



五院士组成的最新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正在开会讨论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选作品，克里斯蒂娜·隆（红发背对摄影师者）、谢尔·埃斯普马克（白发而正说话者）、佩尔·韦斯特伯格（现主席）、贺拉斯·恩道尔（曾是埃斯普马克的博士研究生，曾担任十年常务秘书至 2010 年）和卡塔琳娜·弗罗斯腾松（诗人，也曾经是埃斯普马克的博士研究生）。

1957年出生的恩格隆还很年轻，他曾在瑞典电视台一档关于历史的节目中做过解说员。按照70岁退休的规定，如果不出意外，他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干到2027年。

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委：14、18、17、12、16

“马悦然先生是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五位评委之一？”

“不是，他从来都不是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的成员。他是我们的汉语专家，在语言方面十分活跃。”

“那他是瑞典学院的院士吧？”

“是的，他是18个院士之一，但他不是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的成员。”

2012年12月13日下午，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在瑞典学院，跟记者告别时有如上一段对话。

马悦然在瑞典学院坐第5号椅子，今年89岁，1985年成为院士，在官方网站上，他的头衔是语言学家、文学史家、汉学家、翻译家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他继承的是文史学家亨利·奥尔森的席位。

马悦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生活：中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1956年至1958年他作为瑞典驻北京大使馆的文化专员被派到中国。有资料显示他早在1948年就到四川做方言调查。他翻译了从《道德经》、《水浒传》、《西游记》到老舍、李锐、曹乃谦的等跨度颇大的中国文学作品。

“马悦然”这个名字在中国差不多就等于“诺贝尔奖”，几乎所有的中文资料都介绍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他透露的中国“某文化官员”试图给他送礼的新闻传播得很广。

2012年文学奖的五个评委是：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前常任秘书恩道尔、前委员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以及两位女评委：克里斯蒂娜·隆和卡塔琳娜·弗洛斯滕松。

2006年克里斯蒂娜·隆继承了于伦斯坦的第14号椅子。她在斯德哥尔摩经营了一个小独立剧场，其黑色幽默的作品讽刺中年危机和犬儒主义，是近一二十年来瑞典最受欢迎的剧作家。她诗歌的语调也有观众所熟悉的她的戏剧

的艺术成分：“生活是一场伤痛/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你永远不会高兴。”

坐 18 号椅子的卡塔琳娜·弗洛斯滕松也是一位诗人和剧作家，瑞典学院官网介绍她是“20 世纪 70 年代瑞典诗歌的一个异类”，出生于 1953 年的她，比克里斯蒂娜·隆小五岁，但比克里斯蒂娜·隆早 14 年坐上院士椅——1992 年，39 岁时她成为院士。

第一届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成立于 1902 年，主席和委员都是每三年选一次，选票得过半数，但他们能无限制地重新当选。委员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他们的意愿，因为这是一项困难而费时的的工作，还要考虑他们的世界文学知识以及终生阅读的兴趣。主席并非十八位院士轮流坐庄，至少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主席都由已准备好接受任务的杰出作家担任，有时这与他们的写作有时间冲突。“主席职位按说没有时间限制，但是他不可能一直当选——可能会被建议自动卸任。”韦斯特伯格告诉记者。

五个评委从十八个院士中选出来，专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他们的任务是每年 2 月到 9 月，集中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两百多位被推荐作家的作品，从中筛选出二十五人，继而再缩小到五个。有四个月时间，评委们阅读这五位候选人的差不多所有作品，五个评委写出对五个候选人的二十五篇文章，供其他院士阅读并讨论三周。10 月份公布学院最后的决定。全年时间，每个评委平均每天阅读一本书。

女院士及其他：1、7、13、14、18

除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每年还担负了瑞典六十种左右的文学奖的评选和颁发的工作——包括北欧六国的大北欧文学奖、最佳芬兰语文学奖以及数不清的小型文学奖项，奖金五千到一万美元不等，还有一些按体裁分类的文学奖比如自传、诗歌、散文等类——基本上每周都会颁出一个瑞典作家的奖项。

第一位女院士是 1914 年当选的塞尔玛·拉格洛夫，她是《骑鹅旅行记》的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五年后进入瑞典学院，座椅是 7 号。她是在“凶恶的敌人”常任秘书曼·维尔森去世后入选院士的。在埃斯普马克看来，男、女院士对文学奖的评选所发挥的作用“没有任何区别”。

卡塔琳娜·弗洛斯腾松，1992年进入学院。

13号椅子的于娜·瓦奎斯特是目前最年长的院士，生于1918年，信仰天主教，以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章和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知名。1982年，她继承了100年来学院地位最崇高的领导人之一厄斯特林的座席。

目前最后一位女院士是坐1号椅子的女作家洛塔·洛塔斯，她是1964年生人，2009年成为最年轻的一位院士。她的椅子的前主人是律师斯坦·路德赫尔莫。

院士的背景很多元。前任常任秘书阿伦是“计算机语言”专家，他在计算机语言以及词典编纂上的开创性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1975年阿伦成立了“语言银行”，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去收集、储存、加工以及提供可以被电子化阅读的文本。他没有把“计算机语言系”归入科技领域，始终强调“计算机语言系除了是一个人文机构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是”。

学院里还有语言学家组成的语言委员会，出版了一部条例，主要是规范瑞典语的使用情况，捍卫瑞典语的纯粹性。语言委员会还在防止文学变化太迅速方面起着限制作用，比如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瑞典年轻人中兴起的浪漫文学，语言委员会就对其发展进行了一定限制。“接受新事物需要一定时间，也许不是今天，但明天会行，需要一段时间成熟。”韦斯特伯格说。

18世纪的时候，院士中有母语同为瑞典语的一部分芬兰人，芬兰那时是瑞典的一部分。现在全部院士是瑞典本国人。

委员会主席：12、16

每周四下午三四点，院士们陆续来到学院俱乐部，桌子上是一个星期送来的40种左右的书刊。5点钟院士们聚会讨论，一直到7点钟，他们会到对面的瑞典学院餐厅聚餐。这是一间1722年的餐厅，周四例会的传统延续到今天。

12月13日正是周四，佩尔·韦斯特伯格按常规来到瑞典学院的会议室，他指了指他的12号椅子。如果是开五人委员会的会议时，他会坐到背靠门口的主席位置，其他时候他坐回到自己的固定椅子上。

学院会议室陈列着院士们的作品和关于诺贝尔奖评选的书籍。也有一本韦